伊各尼·巴雷特《黑腚》：

文本游戏中的喜剧讽刺

□杨卫东

从形式、技巧、身份主题的展现、社会生活的刻画来看，200来页的小长篇《黑腚》是一部无可挑剔的作品。小说的作者是尼日利亚新锐作家伊各尼·巴雷特。他出生于1979年，2005年出版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烂牙窟》就为他赢得了该年度BBC全球服务短篇小说竞赛奖。2013年第二个短篇小说集《爱就是力量》问世，被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评为该年度最佳小说。2015年发表的《黑腚》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通过人物变形（黑人一觉醒来后变成了白人）后的种种际遇反映了真实的社会生活，颇具喜剧性的讽刺效果。

《黑腚》是部雄心勃勃的托寓性小说，它在技巧上采用了变形手法，这样巴雷特的名字自然而然就与古罗马的奥维德和奥地利现代作家卡夫卡挂上了关系，因为他们都写过《变形记》。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也写过变形小说《乳房》。这里特意提到罗斯，是因为《黑腚》主要关涉身份问题，确实容易让人联想到一直在探讨犹太人身份流变问题的罗斯。

《黑腚》的主人公弗洛从黑人变成了白人，他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他一方面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工作，美丽的女人争着投怀送抱，他轻松进入了上流贵妇的社交圈，他在工作事业方面有无限的上升空间……而另一方面他又要想尽办法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不惜抛弃家人，摒弃救他于危难、已怀孕的情人。小说中，弗洛变成白人后，他经历的所有生活场景都有极为写实的刻画，他在所身处环境的推动下，一步步变成了一个数典忘祖的白人。有趣的是，小说还设计了另一个变形，即小说的叙述者之一伊各尼由男人变成了女人。他的变化非常离奇，他接受了一个强势女人的保护，成了旁人眼中的弱者，于是他就变成了娇弱的女人。弗洛和伊各尼的身份认同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身份是流变的，所谓身份就是人在不同环境下做出的选择而已。人可以自己选择身份，也可以由别人来决定身份。这是菲利普·罗斯式的身份理论，说明现代生活的荒诞，令人无所适从。但是，巴雷特对身份的探讨显然另有所指。弗洛虽然变成了白人，但他仍然长了个黑屁股；伊各尼变成了女人，但他还保留着阳根。伊各尼对弗洛知根知底，最后将弗洛拽回了黑人世界。在巴雷特看来，人还是有本质意义上的“黑腚”或“阳根”，想抹除自己的“黑腚”终归只能是徒劳。所以，归根到底，小说是对黑人自卑情结的一种喜剧性讽刺。

小说在技巧上还有另一种尝试，有一个章节使用了推特文体。巴雷特对网络文体情有独钟，他在短篇集《爱就是力量》中已经写过用虚构身份进行网恋的故事。他认为网络文体中藏有无限的可能性。在《黑腚》中，推特文体在刻画弗洛的妹妹特吉娜以及伊各尼的性格方面，起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弗洛变成白人后，抛弃了家人，他失踪了，一家人伤心欲绝。特吉娜为了找哥哥，发了很多推文。她的推文里，有哥哥失踪的消息，也说到她有多么绝望，但是她的推文中更多的是各种嬉笑怒骂的内容：黄色笑话、停尸间的描述、推特用户间的吹捧和辱骂，不亦乐乎。伊各尼为了挖掘弗洛的故事，想方设法接近弗洛的家人。他从推特上找到了特吉娜，通过大量阅读特吉娜的推文，认清了她的性格：一个伶牙俐齿以自我为中心的女孩、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表面上她为哥哥的失踪悲痛万分，实际上却在利用家庭的不幸给自己获取网络人气。但伊各尼也不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他别有用心，明明知道真相，却不告诉弗洛家人，因为他带着挖素材写小说的目的，接近特吉娜。在小说的后面章节里，我们看到他完全低估了特吉娜的强势，他本来以为自己在怜爱一个可爱的女子，没想到遇到困难时，他竟然要寻求她的保护，并且心悦诚服地变成了女人。推特的特殊文体给小说增添了游戏性，读起来兴味盎然，而人物的性格又跃然纸上，实在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从形式、技巧以及主题来看，《黑腚》是一部颇有魔幻色彩的作品，但是小说描写弗洛在拉各斯的具体生活内容时，却极为真实，真实到了能闻到这座城市的味道，能听到这座城市的声音：

弗洛迈着仓促的脚步赶到路边的一块被集体记忆认定为埃贝达公共汽车站的地方——金属站牌上的字早就锈掉了。时至六月中旬，孕育着洪水的雨季已经到来，市政机关正在疏阔被市场垃圾堵塞的道路排水系统。半边人行道都被挖开了，另外的半边人行道上堆满了挖出来的土。这些堆成丘的红泥土已被人占作商业用场，成了小摊、小卖部、展柜、即兴表演的舞台。路边的市场上应有尽有：有卖食品的人，他们身边的巨锅里盛着热气腾腾的食物；有卖鱼的人，他们旁边的敞口大盆里装满了活鲶鱼和死龙虾；有吆喝的小贩，他们的木盘子里跟工厂生产线似的摆放着各种零食，冰柜里装着矿泉苏打水，还有一摞摞的盗版音乐CD、瑙莱坞VCD和电视剧DVD。那个嘈杂啊，在轰隆隆的车辆声中，数钱声、讨价还价声、甜言相劝声、大喊大叫声，声声入耳，一声高过一声。公交车站挤成一团，腿脚、人头攒动；生锈的手推车、糖果色的轻便摩托车、大如恐龙的运货卡车等各色车辆在机动车道上挤抢空间，并且和行人争抢路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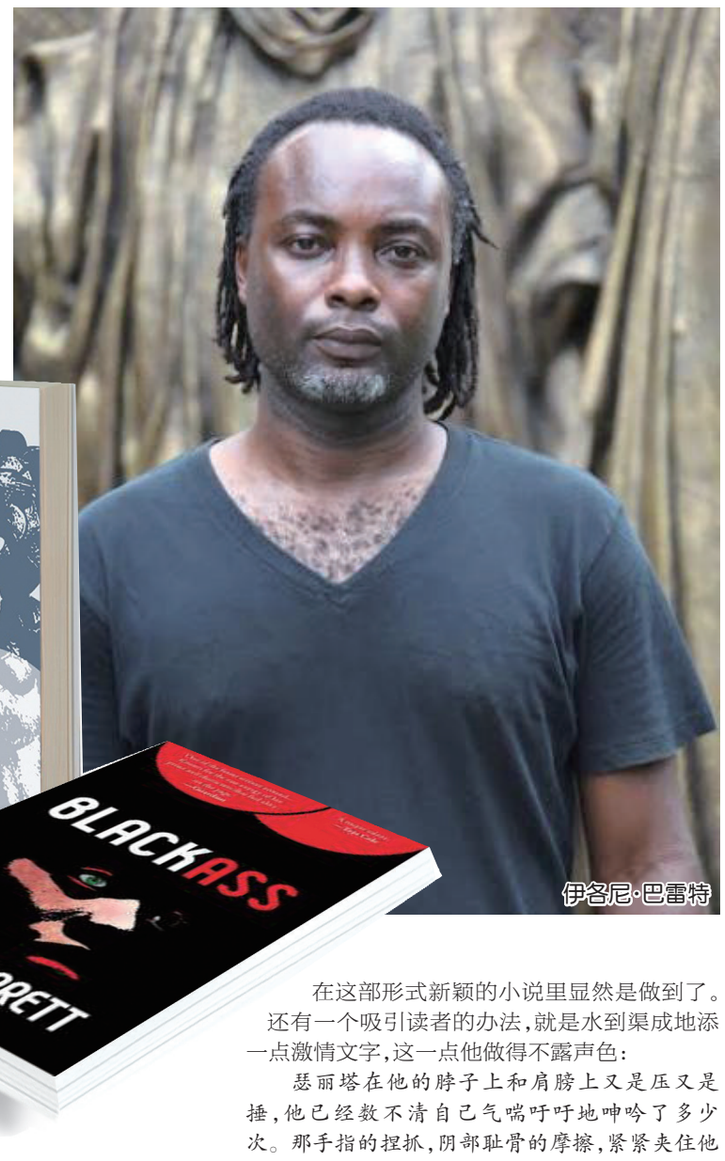
这是一座乱哄哄的城市，它的排水系统和交通状况简直乱成一团，而它最有特点的地方是嘈杂的声响和各种气味。以气味为例，小说中对气味的描写比比皆是：食物的香味、咖啡味、香烟味、香水味、垃圾的腐臭味、屎臭味……这种被气味包裹的感觉，生动地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效果，读者似乎真的来到了既是天堂又是地狱的拉各斯。《黑腚》真实地展现了尼日利亚（主要是拉各斯）的各个社会层面：街边的小贩、路边的小餐馆老板娘，破产的农场主、拜金的女人、受贿成风的政府公职人员、艰苦创业的小公司老板、颐指气使的大公司总裁等等。巴雷特对每个人物的刻画都细致入微，极为传神。他写短篇小说起家，对于细节有超强的把控力。小说虽然有比较动人的情节，在形式技巧上也不乏噱头，但作者的笔力主要还是向细节倾斜。书中的每个人物，书中描述的每一个场景，细细咀嚼起来，都回味无穷。然而拉各斯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字：乱。不但市面乱，人们的心理更乱。黑人普遍有自卑情结，女人为了生活舒适甘愿被包养，人们为了追求私利可以恩将仇报尔虞我诈，上层社会的空虚无聊等等。巴雷特用写实的笔触将生活的阴暗面毫无遮拦地展现了出来，这部形式荒诞的小说，在欢快的文本游戏中，完成了喜剧性的讽刺。

据巴雷特自己说，他写这部小说时，希望能写成一部雅俗共赏的作品。他的前两个短篇小说集是小众的纯文学作品，这次想赢得更多读者，就必须有动人的故事和完整的情节。这一点，巴雷特在这部形式新颖的小说里显然是做到了。

还有一个吸引读者的办法，就是水到渠成地添一点激情文字，这一点他做得不露声色：

瑟丽塔在他的脖子上和肩膀上又是压又是捶，他已经数不清自己气喘吁吁地呻吟了多少次。那手指的捏抓，阴部耻骨的摩擦，紧紧夹住他胸腔的双膝，每一种感觉都强烈地刺激着他的神经。当她压在他身上时——那皮肤柔嫩的乳房在他的背上挤压着，油滑的双腿和他的腿纠缠在一起，她的呼吸一次次擦着他的颈背——快感如此强烈，连眼眶都架不住它的挤压。他使劲把头埋在枕头里，尽量屏住呼吸，但还是忍不住猛烈地抽噎起来，每一次抽噎连带着肩膀都抽动起来。

需要强调一下，这不是色情文字，这段文字讲的是弗洛的情人瑟丽塔在给他做按摩。但是，在巴雷特的笔下，竟能写出令人怦然心动类似于性爱的快感。这到底让人想起既要表现严肃主题，又要吸引读者的帕慕克了。



《黑腚》中英文版

A.S.拜厄特《大海的故事》：

情之殇　海之难

□陈姝波

2013年的“世界水日”（3月22日）前夕，英国《卫报》发起一场全球性的征稿活动，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以“水”为主题，想象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对水资源带来的影响，用生花妙笔唤醒和提升民众的水危机意识。活动获得全球各地区作家的广泛响应。英国作家A. S.拜厄特也参与其中，写下了《大海的故事》（*Sea Story*），表达对全球生态环境、水危机的关切和生态理念。

短篇小说《大海的故事》讲述因爱的表白行动而引发的海洋生态灾难和一段因此无疾而终的爱情，作者试图以此揭示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启发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位置，以及与自然和其他生物的相处方式，自觉防范和抵制一切破坏环境的习惯和作为，避免造成人为的生态悲剧。

故事发生在英格兰东约克郡一个叫法利的海滨小城，那里金色的沙滩、长满青草的断崖峭壁，与北面著名的法利布里奇岛构成一派严酷又诱人的自然风光。主人公哈罗德生于斯、长于斯，与大海有不解之缘：他不仅出生在海洋世家，祖父和父亲都从事深海洋流研究，中学教师的母亲偏爱写“热烈的、有关海浪和天气的小诗”，而且连母亲的临产阵痛都发生在海边。在父母的带领下，他自幼在海滩、礁石边玩耍、垂钓，捡拾被海水冲上岸的垃圾和航海遗物。对于伴着潮起潮落，和母亲激情吟诵的海洋诗篇长大的哈罗德，大海是他身心无法分离的家园。大学毕业后，他回到海边的家乡，以教授文学为生。

他的初恋也萌发在海边。他对研究海洋生物的女孩劳拉一见钟情。还没来得及表白，女孩就启程远赴加勒比海做研究。那是一个遥远得无法鸿雁传情，连电子邮件也无法抵达的茫茫海域。为向远方的女孩表达爱慕，他从一只写满“我爱你”情书的漂流瓶上得到灵感，将一首情诗和信物，包括自己的一缕头发、祖母的一枚玛瑙戒指，都装进一个饮料瓶，将它投入大海。

作者以全知视角，追踪并详尽地描写漂流瓶的轨迹：从家乡的海域出发，经荷兰、丹麦、挪威、进入北冰洋；再沿格陵兰岛海岸，漂入大西洋，途经纽芬兰岛，到达加拿大东南部，途中几经搁浅和海鸟捣啄，后被寒流带往加勒比海。在那里遭遇“加勒比海垃圾漩涡”，漂流行程最后终止于此。然而，它带给海洋的灾难才刚刚开始。这只承载柔情蜜意的漂流瓶在漂泊路上历经无数次磕碰、撞击和鸟啄，最后四分五裂，瞬间成为海洋生物最冷酷的杀手：绿色的塑料瓶碎片被大海鸟误食，在它返哺给幼鸟后，导致它们被活活噎死；碎成两半的瓶盖先后被两只海龟误吞，结果双双毙命；八目鳗鱼吞食了沉入海底的玛瑙戒指，立刻窒息而死；而那封被海水泡烂的情书则落入鳝鱼之口，经消化、分解，化作海中微生物；其他塑料碎末，有的进了鱼儿、塘鹅的肠胃，有的则汇入垃圾带，漂浮在海面……

这只漂流瓶没有如愿抵达他心爱的女孩手里，到她手中的是混有瓶子污染、充满各种浮游生物的海水样本。女孩读到的不是爱的告白，而是显微镜下赫然显现的一行字：“人类侵占、污染无主的海洋”。

故事最后，男孩后来娶妻生子，在海边度过平静的一生；他爱恋过的女孩多年前就已去世——她死于一场海难，而海难的罪魁祸首是漂浮在海上的塑料碎片。它们缠住她科考船的拖网，导致船体倾覆，女孩溺水身亡。

作者寓于故事始终的是人与自然和非人类的生物之间浑然天成的关联性，比如，故事开头呈现的男主人公哈罗德与大海与生俱来的诸多联系和“巧合”、他对海岛家乡的深深依恋，即人文地理学上的所谓的“恋地情结”，以及他头脑结构酷似大海地形图所显示的“地方感”；还有对女主人公形象的描写，如哈罗德在海边初遇劳拉时，她一身泳衣，看上去“像一头海豹”，以及她在海上科研作业时“如同一位海洋女神”，等等。这些诗意的描写，表达的是作者心中人与周遭环境和生物的某种神秘而天然的亲和以及一体性。故事中，大海还被称为“无主的海洋”，流露出作者对大海本身主体身份的肯定和对它存在权利的主张。然而，长期以来，人类习惯于以地球主宰自居，不仅妄自独尊，还以自己的需要出发，剥削、滥用自然资源，包括海洋资源，甚至把海洋当成了垃圾倾倒场。那个漂浮在大西洋上、“足有德克萨斯州般大小”的垃圾带，就是人类肆意入侵和毁坏海洋的“物证”。作者用不少笔墨，细致入微地呈现了这个“加勒比海垃圾漩涡”的丑陋：它由形形色色的塑料废弃物组成，将本来蔚蓝的大海变得“死一般的惨白”；“在它的下面，在运动着的海平面之下，隐藏着数英寻之深、巨幕般的微型塑料颗粒。犹如一幅波普画，里面有白色的塑料叉子、大酒瓶、牙刷、幽灵般诡异的一团团绳索、瓶瓶罐罐，还有世人的洗衣机及它们的线状物和零件碎片，都埋在一大潭油污里。”触目惊心的画面不仅仅是极大的视觉污染，更是对海洋整个生态系统的致命破坏。劳拉从高倍显微镜里看到的那行字，是作者侵入式的表达，可以说是作者为无言的大海发声，揭露和控诉人类对海洋的肆意伤害。

当然，主人公哈罗德是一个环保人士，他习惯捡拾和清理海滩垃圾，可以说一向是大海的守护者，而这次他成为海洋生态的破坏者，完全是由于他对古往今来某些生活经验和文化习俗所潜藏的环境风险缺乏意识。小说涉及的向大海投放漂流瓶的做法，可谓古已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左右，古希腊人拿它来考察海洋洋流的流向，此法至今仍在海洋研究中使用。当然，漂流瓶更多地被海上遇险者用来发送求救信号或留遗言的途径。19世纪爱伦·坡就曾在他的短篇小说《瓶中手稿》中描写了一个去南极探险的青年，在海难中劫后余生，借漂流瓶试图与陆地上的亲人分享自己九死一生经历的故事，引发不少人对漂流瓶传信的无限遐想。而狄更斯在1860年创作的《海上来信》则激发了持久的漂流瓶风潮。总之，漂流瓶俨然是航海时代人类跨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符号。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它散发的神奇和浪漫色彩依然吸引着不少现代人。据美国《新闻周刊》2015年的报道，自20世纪中期到2015年，大约有600万个漂流瓶投放在海洋，其中约有50万个是用于海洋研究的。庞大的数字背后是它导致的严重生态问题。漂流瓶几乎都是不可降解的塑料材质，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是永在而不可逆转的。它既是海洋生物致命的杀手，也是全球水体的污染源之一。由于长期以来“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统辖，类似投漂流瓶之类未经环境风险考量的人类生活经验和文化习俗不胜枚举，它们是构成全球生态环境恶化不容忽视的因素。



拜厄特热爱大自然，对生态环境有着深切关怀，她常借作品人物视角和口吻表达对地球的热爱和敬畏之情。比如她在《传记家的故事》结尾，用主人公纳森的口吻说：“只要我们不是不可逆转地去毁坏或削弱，我们深爱的地球将永远超越我们描写、想象和理解它的能力。”在描写上世纪60年代英国社会的小说《巴比塔》中，她塑造了一位“对开始统称为生态研究有强烈兴趣”的女科学家杰奎琳的形象，并借她质疑当时农业领域广泛兴起的“喷洒除草剂”的做法，愤懑地表示“谁也搞不懂他们正在对地球做些什么”。她还写到杰奎琳读完瑞切尔·卡尔森的《寂静的春天》，脑海里满是挥之不去的可怕场景：“她的睡梦中常常出现储油槽、沙漠和腐烂的树枝，湖泊里没有生命，没有鸟儿歌唱。”这与其说是小说人物的担忧和焦虑，不如说就是拜厄特本人的。《大海的故事》虽是“命题作文”，却也正好契合了她长期以来的生态关怀，故事结尾也承继了她对生态危机的终极想象。

故事结尾急促而简短，呈现一幅人类的末日图景：“整个星球对人类越来越敌意，大火肆虐，洪水吞没街道，冲毁房屋。塑料碎片牢不可摧，永不消逝，漂浮在海面和海面之下。”作者似乎要以这种刻不容缓的短促惊醒人们，灾难近在咫尺。它无不在迫使人类重新思考自己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和与一切非人类相处的方式，警觉那些习以为常却隐藏巨大生态环境风险的行为方式，从思想到行动，珍爱地球家园。

■动　态

加西亚·马尔克斯逝世三周年纪念活动在京举行

2014年4月17日，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逝世。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逝世三周年，哥伦比亚驻华大使馆和北京塞万提斯学院联合举办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摄影展，并在摄影展开幕式后放映由英国导演迈克·内威尔执导、改编自马尔克斯同名长篇小说的电影《霍乱时期的爱情》。

开幕式上，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奥斯卡·鲁埃达致辞。鲁埃达大使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他自己真实生活的写照。马尔克斯生于哥伦比亚的阿拉卡塔卡小镇，那里是拉丁美洲经济全球化最早开始的地方之一，美国、法国、阿拉伯、委内瑞拉等不同地区的商人纷纷涌入这个小镇，小镇的国际氛围为养育一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家创造了一个绝佳的环境。与此同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总是给他讲述战争的故事，而他的外祖母的故事中总会出现妖魔鬼怪，这些成为马尔克斯笔下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雏形。

摄影展展出的17张图片，包括纪实写真和艺术创作，展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平的若干时刻，自他出生地的家乡风貌述及他作家生涯的巅峰，包括1982 年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等历史瞬间。

加西亚·马尔克斯被誉为“20世纪文学标杆”，他将现实主义与幻想结合起来，创造了一部风云变幻的哥伦比亚和整个南美大陆的神话般的历史。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独》于1967年正式发表，对世界各地的作家和读者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年正是《百年孤独》出版50周年。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作品在中国读者的心中也一直经久不衰。他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等作品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另一部作品《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的简体中文译本也将在今年与读者见面。（王　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宣传发行部电话：(010)65935482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065号　零售每份0.70元　印刷：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